



白玉蟾像

封建时代，每一个皇朝的衰亡总是与它内部官吏的腐败有关。当贪腐现象逐渐浸染到整个官场时，皇朝开始霉变、腐朽，走向衰亡。所以历代皇朝都很注意官员的廉洁，将反腐倡廉作为一种政治措施，将奖拔廉洁作为培育官员的政治教养。于是许多廉洁自持、坚守节操的清廉官员以诗言志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颇具特色的“反腐倡廉”诗篇，古代海南先贤概莫能外。



清末文昌清官云茂琦晚年曾在琼台书院执教

东晋时期，山东鄆城人吴隐之，曾任晋陵太守，任职期间，十分清廉俭朴。后来他的官位一直晋升至御史中丞、左卫大将军等要职，依然家如寒素，清廉如昔。那时，岭南一带险远疫瘴，许多大官都不愿到这里任职，而愿到此为官的多想趁机以权谋私大发其财。吴隐之后来被任命为广州刺史。广州附近有泉水，名“贪泉”。据说饮过贪泉的人必定贪得无厌，视财如命。吴隐之知道了，亲自到泉边痛饮一瓢，并题诗一首：

古人云此水，
一歃怀千金。
试使夷齐饮，
终当不易心。

这首诗里所说的“夷齐”，指的是古代商周时期的伯夷与叔齐兄弟俩。他们两人是我国古代谦让廉洁、坚守节操的典型。“试使夷齐饮，终当不易心”，意思是，像伯夷、叔齐那样的人喝了贪泉，也不会改变他们清廉自守的心志。果然，虽然吴隐之喝了贪泉，但他本人仍两袖清风，一尘不染，离任时，连妻子随身带走的一斤沉香也被他搜出抛进湖里。回到京都建康后，虽然又因廉洁勤政，升了大官，依然廉俭度日，不贪不占。

海南先贤也留下不少“廉政诗”，值得后人细细品读。



明代文昌进士、河南按察院使韩俊的墓碑

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

品读海南先贤“廉政诗”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林冠群

白玉蟾 清廉全在于真诚流露

南宋时，海南道教祖师白玉蟾对贪泉的故事别有看法，他以《酌贪泉因吊吴隐之》为题写了三首诗：

人其禄仕为斋盐，溪壑民财饱未厌。
不识隐之心与口，酌泉依旧只清廉。
酌之一似取廉名，未酌泉时本自清。
向使无泉亦无语，不贪不酌更分明。
晋人相扇取廉名，何事因泉始立清？
清到饥寒妻子地，此清太不近人情。

以上三首诗有点“反其意而用之”的味道。第一首是说：人当官求俸禄，就是为了寻找饱食美味，所以欲壑难填，再多的民脂民膏也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。所以这种人并不了解吴隐之的内心与他所表达的言辞，怀疑他喝了贪泉还是那样的清廉？第二首是说：吴隐之去喝口贪泉就好像有意去博取一个不贪的“廉洁”名声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没有喝贪泉之前也本来是廉洁的啊，假如从来就没有贪泉也没有你的一番表白（指吴隐之的诗），那你不贪不占的清廉之德，众人会看得更为清楚明白（因为喝了之后，就会有人怀疑了）。第三首是说：晋代的人们早已互相标榜、互相扇动去博取“清廉”的名声，何必多此一举特别拿出个贪泉来说事？为了搏取虚假的名声，专做表面文章，弄得自己妻儿寒饿难当，这样的“清廉”也太不近人情了！

白玉蟾是个精通道家思想的人，当然十分谙熟老子《道德经》中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其不善已”的道理。这三首诗的主旨全在于表达：清廉的本性全在于真诚的流露，如果鼓吹清廉，倡导廉政，并且把这种表现与升官晋爵等名利挂钩，则一些内心并不清廉的利禄之徒就会示人以假象，专做表面功夫，假装“清

廉”以博取个人利益。

这种极端的理解当然也有其真实的内涵，但也应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，即观察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，而要“观其言而察其行”，不要被一些表面的“作秀”所迷惑。

韩俊 不愿借官场发财

韩俊，字克彰，海南文昌人，明成化丙辰科进士，曾任刑部主事，升员外郎，宦官刘瑾专政期间，被罢官回乡，刘瑾因罪被诛后，历官至河南副使。明代陈是集主编，后由清末王国宪重印的《溟南诗选》中选其诗二首。并在作者小传中称他“以廉能天下第一，卒于官，宦囊如洗。地方赙金始能归葬。崇祀名宦。”因为史料短缺，不知其“以廉能天下第一”的具体事迹，但从以上记载中，知道他死于任上，并且去世后，连丧葬的费用也凑不起，要靠地方人士相赠所需，才能运回文昌老家安葬。由此可知他为官的清廉，以致家无积蓄，一贫如洗。《溟南诗选》中选他的《除夕写怀》诗：

岁月无情可奈何，残灯孤馆客愁多。
百年犬马心空壮，万里风云鬓已皤。
苍狗天边已变态，涓流山下已成河。
凭谁领会鵩夷意，小艇江湖浩浩歌。

这首诗，表面上看与廉政似无关系，但联系到作者的宦情与身世，却可以体会到一个廉洁奉公的官员在当时的官场上的艰难处境。正如上一首白玉蟾诗中所谓“清到饥寒妻子地，此清太不近人情”，虽然韩俊的清廉

是真诚的、真实的，决非为博取虚名而故作姿态，但他在如此清贫的宦海生涯中已经沉重地感受到岁月难熬的痛苦，所以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欲弃官从商的内心世界。首联写自己蹉跎光阴的从政生活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依旧是“残灯孤馆”的落寞与贫瘠。次联写自己愿终生效力于朝廷的心志并未能如愿以偿，而两鬓斑驳，奔走风尘，已近暮年。三联以眼前景象作为人间世象的幻影，表明世情奇变，人情冷暖，各种社会矛盾已经汇集如滚滚洪流，难以应对。末联以“鵩夷”指代战国时期的范蠡（即鵩夷子皮），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之后，认定越王此人“只可共患难，不可同享福”，于是弃政从商，泛舟江海。韩俊最终萌发此想，说明他决不愿借官场发财，廉洁的品质至死不渝。

林燕典 “淡泊家风不厌贫”

林燕典，字赐阶，海南文昌人。林燕典为福建“九牧林氏”后裔。先世为官海南，故自小受过良好教育。清道光甲辰科进士，历任江西崇义、永丰等县知县。为官清正，体恤民情，深为百姓所爱戴。传世有《志亲堂集》，集中存诗三十首。这里选他奉调离开永丰县时写下的四首《志别》诗之一：

书生面目来真，淡泊家风不厌贫。
敢谓悬鱼追往哲，时怀封鮓有严亲。
难忘旧尹前筹代，欲卫斯民制挺新。
莫笑囊空诗画满，千金论值倍当珍。

此诗首联说明自小养成安贫守道的儒家风范，淡泊名利，养廉自处。次联用了两个典故。前典引《后汉书·羊续传》，羊续为官清廉，下属送给他生鱼，他挂在屋檐

上，下属再给他送鱼时，他指着屋檐上的鱼告诫不可再送。后世便以“悬鱼”作为官吏清廉的代名词。古人有诗：“清身太守旧悬鱼”。后典引晋代陶侃之母湛氏的故事：陶侃有孝心，在外当官时，以自己所管辖范围内的特产“鱼鲊”送母。陶母不收，封好送回，并写信谴责他不可假公济私。林燕典以二典表明自己愿向羊续等前代清廉的典范学习，时时记得家庭的严格教诲，廉洁为政。三联述说自己从政的成绩（他在诗句末加注）：一是积极筹款填补前任留下的财政亏空；二是捐出自己的薪水帮助地方购买枪炮，确保治安。末联写自己离任时两袖清风，只有诗画满箱，倍加珍惜。

云茂琦

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

云茂琦，字以卓，海南文昌人。其先祖为元代名宦云从龙。茂琦于清道光六年中进士，初任江苏沛县知县，后历任至兵部郎中、吏部郎中，为清代著名的清廉官吏。他从政期间，严格要求自己及家中成员，曾自称：“不以终日逸豫为自在，不以享用丰饶为福泽，不以偃蹇快适为福泽，不以笥箧充盈为蓄积。”他初到沛县即宣告不许铺张浪费，厉行节俭，深受百姓爱戴。这里选他在沛县时所作《沛署夜坐》诗四首：

一灯如豆竹席深，槁木形骸太古心。
官似枯僧院似水，春风送月上瑶琴。

庭欲张罗雀也无，东窗读《易》自研朱。
数声衙鼓花栏晚，檐树中间挂一蛛。

一琴一鹤一炉香，案牍无留敢道忙。
毕竟鼠牙犹未绝，悬鞭终愧愿难偿。

讼息时和即宦囊，何年淳罔返羲黄。
炉香旦夕有何祝，谷价频低书价昂。

以上四首诗，第一首抒写自己的简朴生活，自奉甚薄，如苦行僧，唯以诗书自娱。第二首写为官清廉，没有迎来送往的官场气息，门可罗雀。第三首写自己虽然政简刑清，逸兴潇洒，但民间的矛盾争讼还未静息，还做不到“悬鞭不用”的安闲地步，故而心中有愧。第四首抒写自己的心愿，衷心希望地方安靖，人民和乐，祝愿谷价降低而民富足，书价渐高而民益智。■



近年海南再版的云茂琦《闻道堂遗稿》书影。